

茅盾

选集

MAO DUN XUAN JI

第四卷

散文

四川文艺出版社

茅盾选集

第四卷

散文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林平兰
封面设计：陈世五

茅盾选集·第四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 17.5 插页7 字数374千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300册

书号：10374·71 (平装) 定价：2.25元



作者一九六四年在北京

面圓，占肚子的忽然轉過臉來，眼光望到我，似乎有些遺憾。
於是他這話的人太少。

我忽然感到一種寂寞。

這一個人的語言，三四天前早就聽過，然而這一個面圓，占肚子的傢伙却將你親眼看見。真是奇怪。

時間還早，我順便又到了一個叫卿家裡。這家的老翁因為不便，正在家裡納悶，哈哈笑着對我說：

「剛才隔壁朱公銀放了半天鞭炮，當真的打炸了米泥，真是長生飛機出來了，就在朱家，出來了，大概是真的，就在朱家可是瞎說了，哈哈！」

我再走到街上時，果然看見一座很壯麗的廟宇，廟宇的門

前鞭炮的聲，紅足有寸厚。廟台上似乎還有一面國旗，迎風飄揚。二十幾歲的青年，蹲在地下，拾尋這皮放出的鞭

作者写《鞭炮声中》的手稿

出版说明

本卷收入茅盾的抒情散文、叙事散文、报告文学等，共计七十一篇，是作者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八〇年期间写的散文作品的主要部分，由本社邀请茅盾的儿子韦韬同志选编。编排是以写作时间或出版时间为序。

目次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1
“暴风雨”	5
疲倦	9
南行通信	12
严霜下的梦	18
雾	23
叩门	25
卖豆腐的哨子	27
红叶	29
虹	31
樱花	33
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	36
故乡杂记	42
冥屋	76
老乡绅	79
几句旧话	82

速写	87
我不明白	92
香市	94
乡村杂景	97
上海	102
冬天	115
上海大年夜	118
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	127
人造丝	130
岸水	135
桑树	142
大旱	148
雷雨前	154
阿四的故事	157
疯子	161
黄昏	168
沙滩上的足迹	170
天窗	173
全运会印象	175
交易所速写	187
从半夜到天明	191
“佛诞节”所见	194
被考问了《中国的一日》	199
鞭炮声中	206
炮火的洗礼	209

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伏的·····	211
苏嘉路上·····	214
我的小学时代·····	225
海防风景·····	231
风景谈·····	235
雾中偶记·····	241
白杨礼赞·····	244
见闻杂记·····	247
兰州杂碎·····	247
风雪华家岭·····	251
西京插曲·····	256
市场·····	261
“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	264
“拉拉车”·····	267
秦岭之夜·····	270
某镇·····	273
“天府之国”的意义·····	275
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	277
“雾重庆”拾零·····	280
最漂亮的生意·····	286
司机生活片断·····	288
贵阳巡礼·····	293
客座杂忆·····	297
记李汉俊·····	297
肖楚女与恽代英·····	298

湘人之幽默·····	301
“算盘珠”与“酱色的心”·····	302
所谓“小拉塞尔”者·····	305
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上）·····	307
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下）·····	313
雨天杂写之二·····	316
新疆风土杂忆·····	319
太平凡的故事·····	340
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 的奋发之心！·····	349
时间，换取了什么？·····	354
马达的故事·····	358
回顾·····	365
不能忘记的一面之识·····	370
忆洗星海·····	376
生活之一页·····	381
我们有责任使他们永远不死·····	427
忆谢六逸兄·····	430
梯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437
脱险杂记·····	442
让我们时时刻刻记着·····	535
延边——塞外江南·····	539
海南杂忆·····	545
也算纪念·····	550
可爱的故乡·····	553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先驱的闷热的下午！我看见穿着艳冶夏装的太太们，晃着满意的红喷喷大面孔的绅士们；我看见“太太们的乐园”^①依旧大开着门欢迎它的主顾；我只看见街角上有不多几个短衣人在那里切切议论。

一切都很自然，很满意，很平静——除了那边切切议论的几个短衣人。

谁肯相信半小时前就在这高耸云霄的“太太们的乐园”旁曾演过空前的悲壮热烈的活剧？有万千“争自由”旗帜飞舞，有万千“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震荡，有多少勇敢的青年洒他们的热血要把这块灰色的土地染红！谁还记得在这里竟曾向密集的群众开放排枪！谁还记得先进的文明人曾卸下了假面具露出一露他们的狠毒丑恶的本相！忘了，一切都忘了；可爱的驯良的大量的市民们绅士们体面商人们早把一切都忘了！

^① 左拉（Zola）有一部以近代大规模的百货商店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名曰“太太们的乐园”。

那边路旁不知是什么商铺的门槛旁，斜躺着几块碎玻璃片带着枪伤。我看见一个纤腰长裙金黄头发的妇人踹着那碎玻璃，姗姗地走过，嘴角上还浮出一个浅笑。我又看见一个鬓戴粉红绢花的少女倚在大肚子绅士的臂膊上也踹着那些碎玻璃走过，两人交换一个了解的微笑。

呵！可怜的碎玻璃片呀！可敬的枪弹的牺牲品呀！我向你敬礼！你是今天争自由而死的战士以外唯一的被牺牲者么？争自由的战士呀！你们为了他们而牺牲的，许也只受到他们微微的一笑和这些碎玻璃片一样罢？微笑！恶意的微笑！卑怯的微笑！永不能忘却的微笑！我觉得我是站在荒凉的沙漠里，只有这放大的微笑在我眼前晃；我惘惘然拾取了一片碎玻璃，我吻它，迸出了一句话道：“既然一切医院都拒绝我去向受伤的死的战士敬礼，我就对你——和死者伤者同命运的你，致敬礼罢！”我捧着这碎片狂吻。

忽地有极漂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道：“他们简直疯了！他们想拼着头颅撞开地狱的铁门么？”我陡的转过身去，我看见一位翘着八字须的先生（许是什么博士罢）正斜着眼睛看我。他，好生面熟；我努力要记起他的姓名来。他又冲着我的面孔说道：“我不是说地狱门不应该打开，我是觉得犯不着撞碎头颅去打开——而况即使拼了头颅未必打得开。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而况这很有过激化的嫌疑么？我们是爱和平的民族，总该用文明手段呀。实在最好是祈祷上苍，转移人心于冥冥之中。再不然，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哈，你想不起我是谁么？”

实在抱歉，我听了这一番话，更想不起他是谁了，我只有向他鞠躬，便离开了他。

然而他那番话，还在我耳旁作怪地嗡嗡地响；我又恍惚觉得他的身体放大了，很顽强地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去路；又看见他幻化为数千百，在人丛里乱钻；终于我看见街上熙熙攘攘往来的，都是他的化身了，而张牙舞爪的吃人的怪兽却高踞在他们头上狞笑！突然幻象全消，现出一片真景来：那边站满“华人”的水泥行人道上，跳上一匹马，驮了一个黄发碧眼的武装的人，提着木棍不分皂白乱打。棍子碰着皮肉的回音使我听去好象是：“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和平的方法么？……我们有的是东方精神文明，区区肉体上的屈辱何必计较！”和平方法呀！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名词。可惜对于无条件被人打被人杀的人们不配！挨打挨杀的人们嘴里的和平方法有什么意义？人象不来同你和平，你有什么办法呢？和平方法是势力相等的办交涉时的漂亮话，出之于被打被杀者的嘴里是何等卑怯无耻呀！人家何尝把你当作平等的人。爱谈和平方法的先生们呀，你们脸是黄的，发是黑的，鼻梁是平的，人家看来你总是一个劣等民族，只有人家高兴给你和平，没有你开口要求的份儿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信奉这条教义的漠罕默德的子孙们现在终于又挺起身子了！这才有开口向人家讲和平办法的资格呵！象我们现在呢，也只有一个办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甘心少，也不要多！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两句话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回

旋；我在人丛里忿怒地推挤，我想找几个人来讨论我的新信仰。忽然疏疏落落的下起雨来了，暮色已经围抱着这都市，街上行人也渐渐稀少了。我转入一条小弄，雨下得更密了。路灯在雨中放着安静的冷光。这还是一个闷热的黄昏，这使我满载着郁怒的心更加烦躁。风挟着细雨吹到我脸上，稍感着些凉快；但是随风送来的一种特别声浪忽地又使我的热血在颞颥部血管里乱跳；这是一阵歌吹声，竹牌声，哗笑声！他们离流血的地点不过百步，距流血的时间不过一小时，竟然歌吹作乐呵！我的心抖了，我开始诅咒这都市，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我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同时也洗刷这卑贱无耻呀！

雨点更粗更密了，风力也似乎劲了些：这许就是闷热后必然有的暴风雨的先遣队罢？

5月30夜于上海。

（原载《文学周报》）第117期 1925年6月14日出版）

“暴风雨”

——五月三十一日——

昨夜延留到今晨的密雨，趁着晓风，打扑人脸越发有劲。C和S一早起来，已接到“十二点钟出发，齐集N马路”的命令。昨日下午的惨剧，昨夜的噩梦，仅仅三小时许的睡眠，都不但不曾萎缩了他们的精神，反而使他们加倍的坚决勇敢，不久，G和H也来了，四人便开始了热烈的谈论。

后来，话也说完了，时候也不早了，他们预备出去。G说：“我们今天都不带伞，也不穿雨衣；还要少穿衣服，准备着枪弹下热的难受。”

“今天未必再吃枪弹了；倒须预备受自来水的注射，”S微笑着说，“湿透了的衣服是会发散血管里的热度的，所以还是穿了雨衣去的好。”

S的提议立刻被多数否决，大家还是不带伞也不穿雨衣，行无所事的出发了；各人脸上有一种好奇的踊跃的喜气，眼光里射出坚决的意志。这是勇敢的战士第一次临阵时所有的一种表情。

他们四个到了N马路对，S百货公司的大钟正指着十二点三十分。N马路两旁的行人道上已经攒聚着一堆一堆的青年学生和短衣的工人。那时雨下得好大，他们都站在雨里直淋。G、H等四人沿马路往东走了百余步，看见二三小队的女学生正散开来到各店铺内演讲；G、H他们也立刻加入这项工作。

他们刚要走进第十三家商铺去讲演的时候，忽然“吉令令……”的铃声在马路中间乱响，四五辆脚踏车从西向东驰去，一路散放小传单，成百的在湿风中飞舞。这是命令！这是聚集的命令！这是出发的命令！立刻攒聚在行人道上的青年们都活动起来；从横街里小弄里出来一队一队的学生和工人都分布在N马路；“援助工人”，“援救被捕学生”，“收回租界”，“取消印刷附律”，“打倒帝国主义”……等的揭帖和小传单都开始散发并且黏贴在沿马路商铺的玻璃窗上；每一个街角，每一家大商店前，都有人在那里演讲，都有一群市民攒聚着听；口号的呼声，此起彼应，压倒了隆隆的电车声。长且阔的N马路立刻塞满了演讲者，听众，和散传单人。

有好几起的“三道头”和“印捕”拔出手枪擎起木棍来驱逐群众，撕去揭帖；但是刚赶走了面前的一群，身后的空间早又填满了群众，刚撕去了一张揭帖向前走了几步，第二张揭帖早又端端正正的贴在原处。冷酷的武力不能浇灭群众的沸腾的热血！昨日的炮火已把市民的血烧到沸滚！

自来水向密集的群众注射了！但是有什么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象春雷似的从四面起来，盖过了一切的声音。W

百货公司屋顶花园的高塔上忽然撒下无数的传单来，趁风力送得很远；鼓掌声和欢呼声陡的起来欢迎。沿马路每家商店楼上的窗洞里都有人头攒动，阳台上也挤满了人，都鼓掌，高喊，和马路中的群众呼应。

这个时候，将近三点钟，沿N马路商店的玻璃窗上早一色贴满了各种的揭帖和传单，讲演亦已停止，满街飞舞的是传单，震荡远近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C、S等四人此时站在S公司的门前跟着狂呼。在一个呼声过去之后，擎着手枪努目拟人的“三道头”，印捕，华捕，又冲到群众面前示威；马路里暂时沉寂一下子，但是即有一个尖音破空而起，大家忽然看见一位女学生站在马路中间——离刚刚过去的示威队不及一丈——高喊那些口号，两旁的群众立刻齐声应和，那一种慷慨热烈的气概即使是铁汉见了也要心抖。C推着S道：“这是密司蒋，密司蒋！”

脚踏车队又传布命令：“包围总商会！”于是N马路上的学生工人群众都向北而去，让负有“维持治安”责任的巡捕执行他们的“职务”，布起防线来。热烈的空气移到总商会去了！那里有总商会的先生们正在一个小阁内静静的开会。

“持重老成”的先生们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可恼的探报一道一道的传来：大队的学生象潮水似的涌进来了，总商会被他们占领了！他们在戏台前^①开会演说了！女学生们把守一重一重的门户，只准进不准出去！他们誓言“不宣布罢市，死也不出去”了！

① S埠总商会在天后宫内，里面有一个戏台，历来的市民大会多数是在这里开的。